

无教有类

何春蕤

一九九〇年，为了赠送国外的孔子塑像上的「有教无类」英文译法，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国际文化会数度邀请学者研讨，商讨后，决定扩大对外征求译文，以寻找最贴切的译文。

其实，所谓「贴切」当然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即使孔子当年提出此一口号时也是相对于他的社会环境的。我们或许仍然可以由此历史口号中，提炼出一个（相对于目前社会情境的）抽象的理想，来做为孔子教育精神的代表，但是这个抽象的理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英文，好让生活在不同文化社会情境中的外国人也能心有所感，绝对不单单是个英文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抽象的教育理想在二十一世纪边缘的台湾情境中应该如何落实、如何了解才是个更根本的问题。

在文复会与教授努力向外国宣传中国人有教无类的同时，一位北市弘道国中的家长默默地在教育部门前进行绝食，以抗议国中行之多年的能力分班制度。这两个和「有教无类」相关的事件于是并列构成一幅极其嘲讽的画面。

对于所谓「升学班」的学生而言，不管有类还是无类，只要有教就好，反正任何能力分班的制度之内，他们一定会出「类」拔萃表现优异。但是对所谓「放牛班」的学生而言，他们所受的教育是

「无教而有类的」（「你们这一班」，教了也没用），替这个「无教有类」遮羞的则是另一个抽象的口号——「因材施教」。这种教育实际上所达成的效果，说穿了不过是对学生的筛选与（持续）区隔，一切所谓升学主义、考试挂帅等都只是这个最终目的的片面表现而已。

对学生的筛选与（持续）区隔，在我们这个社会主要是通过透过「公正客观」的评分过程来进行（公正客观到统一考试、电脑阅卷计分和分发），按成绩把不同学生送入不同的教育管道，再循序进入不同的社会职能轨道及阶中。于是，考不好的学生入放牛班，念职校，担任中下层工作；考得好的学生入升学班，上大学，出国，享受中上的职位和薪水，这种分配看来就十分公平了。谁叫你读不好呢？

可是，即使这些评分的方式（如考试、论文、写作等）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读得好与不好也绝对不是个「读书」的问题，它所牵涉到的是「读书」这个活动所坐落的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活。

我们可以信手列举几个明显影响学生表现的因素：婴儿期或幼年期的营养问题、成人照顾的程度与性质、学前玩具或启智材料的供应与使用、家庭空间的分配与品质、成人的期望与督促、社区生活的支持与鼓励、教育机构的品质与社会定位、媒体建构的欲望与形象和学生实际体验之间的差距、社会职能的分配方法与可能发展。凡此种种，无一不牵涉到整体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运用。而这个大环境的阶级安排，在大部分状况里都先行地影响到一个学生踏得上哪一条社会职能的轨道，教育的实际功能便在重复肯定这个分配的合理性。即使偶尔遭遇一些异数，有些学生意外地踏上了不该上的轨道，而且不能或不愿按牌理出牌，教育机构也有它一套「合理的方法」，要不就终究收编异数，要不就

「公正地」将他们三振出局。

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是个阶级社会，下层阶级很难流动到上层去，而上层阶级又要以一些看似客观公平的筛选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子女持续地留在上层阶级。眼下的教育正是这种为阶级社会服务的筛选制度。评分、评等、好坏学校之分、升学班放牛班之分……都是这个筛选制度的一部份。

从这个角度来看，弘道国中家长对能力分班的绝食抗议，应该是一个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抗议，而这件事情在闹热滚滚的考季中出现，无异是把此间教育的本质彻底揭露，更在文复会诸公的脸上打了一个大巴掌。